

邱承祐 著

爸爸爸爸

一个女儿对父亲的
讲述
一个女儿眼中的第一
个男人



出版社

爸爸爸爸

邱承祐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爸爸爸爸/邱承祐. -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

2000.7

ISBN 7 - 228 - 05921 - 2

I . 爸… II . 邱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6278 号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印 刷 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4.5
字 数 360 千字
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 - 8 000
ISBN 7 - 228 - 05921 - 2/I·2173

定 价 25.00 元

目 录

襖 子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

一 麻柳湾和石匠号子	(5)
二 大花轿	(11)
三 听房	(15)
四 抬回来了	(24)

第二章

一 十月怀胎	(27)
二 大姐出世	(44)
三 洗尿布	(51)
四 满月酒	(54)

第三章

- 一 伙食团 (57)
- 二 笋子虫 (63)
- 三 月经不调 (66)
- 四 仙米 (71)

第四章

- 一 桃烂手不烂 (76)
- 二 果然是个儿子 (78)
- 三 族谱 (83)
- 四 刘大脑壳 (86)
- 五 绿帽子 (91)

第五章

- 一 厄运降临 (103)
- 二 玲玲出走 (112)
- 三 玲玲之死 (127)
- 四 谁是我 (150)
- 五 曾老师 (162)

第六章

- 一 哥哥的学费····· (169)
- 二 大鱼····· (189)
- 三 范么叔····· (199)
- 四 苗大娘····· (218)
- 五 妈妈之死····· (234)

第七章

- 一 有情无缘····· (276)
- 二 代课老师····· (295)
- 三 他乡遇故知····· (313)
- 四 张烟花····· (331)
- 五 火坑····· (350)

第八章

- 一 长辫子夜总会····· (386)
- 二 父女相逢····· (400)
- 三 城市一幕····· (412)
- 四 爸爸病了····· (425)
- 五 爸爸，安息吧····· (451)

楔子

我站在家乡的山塬，任长风翻卷着散乱的头发，一声接一声在心底呼唤着——

爸爸，爸爸爸爸……

山风霍霍，夜月如钩。如泣如诉的哀乐已跌落在肃穆的山峦。为给爸爸做这次后事，我——爸爸惟一的女儿和我的从部队赶回来的哥嫂，几乎拿出了三分之二的积蓄，为他热热闹闹，庄庄重重地做了殡丧。现在，爸爸已在灵旗、乐队、殡仪队伍的护送下，长眠在我身后的山梁上。爸爸的坟头墓碑高耸，花圈如垒，松柏吐翠。燃了三天三夜的纸钱现在仍烟火不停；吹了三天三夜的唢呐声仍余音缭绕。那是怎样的撕心裂肺的乐声啊——

2 2 | 5 5 6 | 2 — | 5 2 3 | 2 1 6 | 5 — |
6 2 · | 5 2 3 | 1 6 5 | 1 1 6 | 5 6 3 | 2 — |

……

我知道，爸爸生前一辈子最爱哼唱的歌，一是他最拿手的石匠号子，其次就是这首曲子了。这首曲子经他那粗犷悠长的喉咙一扬起，就把家乡几千年的民风给唱出来了。哦，爸爸，现在，你还在哼着这首歌么？

爸爸的葬礼早已结束了，送葬的亲友们已经散了。只有我和兄嫂还留在坟边。我们都不愿离去。

哥哥跪在地上，慢慢地撕烧着纸钱。哥哥和嫂嫂都是专程从部队赶回来的。哥哥现在已是一名中校军官，他没有辜负爸爸的厚望，用自己扎实的脚步圆了爸爸的梦。爸爸，你在九泉之下应该无怨无悔了。

九岁的侄儿仍在一捧一捧地往坟上垒土，他在为自己的祖父尽一点小小的孝心……

为爸爸的殡葬，我们忙乎了几天几夜。近百个小时里，我和哥嫂几乎没有合眼，脑子里浑噩噩一片，几乎没有时间回忆爸爸生前的一切。现在丧事完了，我才突然发现真正少了什么！我的家从此失去了最亲的亲人，我和哥哥再也见不到慈父的容颜！爸爸，你真的走了么？你就这样快地走了……么？

我的爸爸。

我的年轻时有一副古铜色的胸膛，一米七五高能挑三、四百斤谷子的爸爸……

我的嗓门悠长，最能用石匠号子喊得妈妈心里痒痒的爸爸……

我的夏天里只穿着条大裤衩，肆无忌惮地让裤衩里的男根在家里人面前晃晃悠悠的爸爸……

我的干了一天活，晚上还要钻进妈妈被窝，逗得妈妈笑骂“流氓”的爸爸……

我的一听妈妈怀了孩子，乐得一蹦撞上房梁，把头碰了个大青包的爸爸……

我的眼光不慎落到女儿的羞处，又赶紧移开像做了错事般的爸爸……

我的背着姐姐，一步一滑冒雨翻山求医治病，在姐姐死后默然无声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独自淌眼泪的爸爸……

我的在妈妈被村支书强暴后，甩了妈妈一耳光，又跑去差点把村支书阉割了的爸爸……

我的为哥哥当兵，人前人后学装笑脸，笨嘴笨舌学着说点讨好人的话的爸爸……

我的在我——您最不听话的女儿误入 S 市淫窟，您听到后，猛地打了我一耳光，之后又扑地跪在我面前求我回家的爸爸……

我的一辈子舍不得多花一分钱，多吸一袋烟，多喝一口酒的爸爸……

爸爸，爸爸爸爸呀！……

爸爸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的女儿正亭亭站立在你的坟前。你那一耳光彻底地撼醒了她的灵魂，在你的强制下，我已彻底脱离了深渊，捡回失落的年华，重新弹奏起了生命的琴弦。我已做了南方一家报纸的记者，我的文章几乎每天都登在南方几家大报上，你的女儿也真正有出息了，成了个小文人了！

爸爸，女儿现在有个小小的心愿，就是在静静的回忆

中，把我所见到的，所听到的，所感觉到的你一生的经历写出来，我要写出你，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家庭里的一位真正的爸爸！

我的书名就是：《爸爸爸爸》。

第一章

一、麻柳湾和石匠号子

我的家在麻柳河的拐弯处，叫做麻柳湾。

我爱麻柳湾。

我爱麻柳湾那沸沸扬扬的柳树。每到春天，无论村前村后，田垄河边，清风拂过，便见那千万柔枝，撩得花红水绿，撩得麻柳湾的人春情勃勃。据后人说，我爸爸就是爷爷在柳树下决定生的。那年我奶奶过门已经三个月还没怀上孕。一夜，皓月当空，轻风荡漾。我爷爷、奶奶吃过晚饭在门前的大柳树下小憩。爷爷仰在大藤椅上，望着月下的奶奶。那时奶奶年方二八，出落得如出水芙蓉；爷爷看着看着便春情勃发了。那夜奶奶呻吟了一宵，爷爷也叫了一宵。且叫得声音又尖又浪，带着极强的磁性。后来我爸爸长大后，喊石匠号子全村第一，爷爷就说：“那是我边吼边做落下的

种!”

我爱麻柳河上两座紧挨着的石桥。一座高桥，一座矮桥。高桥宽大，用于行车走马之用；矮桥几乎与水面紧贴，便于麻柳湾的人洗菜淘米。有一年涨了三次洪水，高桥被水淹了三次，而矮桥却在漩涡中安然露出水面。儿时每到黄昏，我总爱被爸爸牵着手儿，去那高桥上散步，再踱到矮桥上，捡起石片儿打水漂。我力小，一漂只打起两、三团水圈儿，爸爸力大，一石打去，激起一长串涟漪，水圈儿套水圈儿，在明月下荡漾着千片银花儿，似鱼鳞，似玉片儿，似珍珠……麻柳湾的人拥着童话般美丽的村子生活着。

麻柳湾的男人大都能吼几句石匠号子，但这并不是说麻柳湾的男人都是石匠。石匠号子是约定俗成的一种歌谣，凡是能用力挑抬撬拗时都用得着的歌谣，哪个男人在一遇繁重的体力劳动时不开口吼号子？吼号子既省力又能使所有的人力气集中，故此，不会吼号子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！那号子当然是石匠号子。传说中的匠人分为泥木石三类，泥指泥水匠，即用水和泥做砖做瓦的匠人；木便是木匠，其祖师爷为鲁班；石便是石匠，石匠为三匠之尾，而泥水匠则为三匠之首。据说泥水匠做活时只比划手势，不用言语表达，其作品便是线条清晰，棱角分明。而木匠做活丝丝入扣，不能长一寸，更不能短一厘，其祖师爷鲁班便制作了一种工种工具，称为墨斗，从墨斗中牵出一条墨线来，自然成了规矩。石匠的活最重，不说话容易伤五脏六腑，故而举锤时总先吼上几句，才能使胸中的气散出来，不致于得内伤，就这样，便诞生了石匠号子。这号子几乎是人人都会唱的，麻柳湾人

能唱的民歌有很多很多，就像那些煽情的：

哟喂哟哩——
你看那娘子是哪家的唉，
假如今晚你陪哥哥睡嘿
安得儿逸——哟——
砸起！

哟喂哟哩——
娘子哩你咋不回头看哩
你看哥哥身子壮不壮唉，
爽得儿爽——哟——
砸起！

这些几句一段的号子称为短号，短号几乎是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能吼的，能吼短号的男子不是真正的好汉。真正的好汉是吼长号的男子。长号能吓倒许多男人，凡是大动作，就是十个以上的人共同撬拗一件大物件，便要有一人带头领号，一人吼，众人应，动作未停，号声便不可断，这种长号最难人处，便是领号人句句为七字诗句，内容不可重复，而和者只是吼着“啊啊嗨”三个字，长号至少得吼几分钟，长则一小时到几小时乃到半天不论，有几人敢在大活面前领头吼长号？爸爸便是麻柳湾的男人中最善吼长号的人，他生就一副铁喉咙，吼叫起来声音半天也不会沙哑，且能在两里之外都听得见，爸爸真正的成名，是那次在公社抬一个大磙

子。

公社的礼堂里放着一个大石碾子，那大石碾子是以前用来碾甘蔗的。好多年好多年以前，公社的礼堂是一个颇有声势的地主开办的一个糖坊，糖坊轧碾甘蔗便引来了那个巨大的石碾子，那个石碾子到底是怎么弄来的，已无人知道，更无从考究。反正石碾子很早就如今的公社礼堂里了，反正石碾子大得出奇，人民公社成立了，大礼堂里自然没有了大碾子的立足之地，它必须滚开！后来，公社将大碾子卖给了县糖厂，县糖厂派了一辆十轮大卡车来接大碾子，可十轮车只能在在公社驻地五里路远的公路上停下，公社便派人将巨大的石碾子抬到大卡车停下的地方。这次抬石碾子的工程是巨大的，一百二十个人抬一个石碾子，石碾子上面还得坐着一个人吼号子，吼一声走六步，这才是真正的长号。公社找了一百二十名精壮的男人抬石碾子，可就是找不到坐在石碾子上吼长号指挥抬着碾子怎样前进的人！爸爸竟自告奋勇地去当那个坐在大石碾子上的吼号子的人，很多人都为爸爸捏了一把汗，只有祖父鼓励爸爸，爸爸便有了勇气坐在那个石碾子上吼长号了。那一天，一百二十个人抬着一个巨大的石碾子，一步一闪地往前走，石碾子上坐着一个人吼号子，那个人便是爸爸，爸爸每吼一句，一百二十个抬脚棒便走几步，场面十分壮观。石碾子被人抬着往前走，两边便是夹道欢送的人们。爸爸的声音嘹亮震天价响，听起来扣人心弦：

嘿哟嗨嘿——

向前起来向前行呀，

哪个男人腰不硬呀，
哪个男人没倔劲呀！
肩膀用力往前拉呀！
大腿用力向后蹬呀！
腹部用力向前挺呀！
你看女人在看咱呀！
就看你身子硬不硬呀！
就看你干活行不行呀！

.....

爸爸的声音具有磁性，让人听起来不忍离去，特别是一些姑娘们更是听得如痴如醉，纷纷交头接耳，议论不已。我的妈妈便是被爸爸的号子声迷住的一个。妈妈自那日起，就忘不了爸爸的号子声。

一百二十个人抬一个石碾子，石碾子上坐着一个人吼号子，五里远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天，中间还有歇息吃饭的时刻，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！全公社的男女社员几乎都停了工，齐崭崭来看抬碾子，来听吼号子！这是一个百年难遇一次的故事，这故事美丽得像传说一样。爸爸坐在石碾子上出尽了风头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石碾子被抬到了目的地，爸爸一生中最为风光的一天结束了，然而生活还在继续。爸爸依旧干他的农活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子便是这样一天一天地重复。只有一点是不变的，爸爸照常唱他的石匠号子。

有一天，爸爸在石厂里打石头，仅是为了打出一个猪槽

来，爸爸一边打石头，一边唱石匠号子：

冤家走路屁股翘，
后面有人把膀子吊……

爸爸倏地停了歌声，抬头往石厂的上方一看，见那里端正正地坐着一个漂亮的妹子，那妹子，是专门听他唱号子的，她已经被他唱的号子迷住，听得那般专注入神，爸爸停了歌声盯住她时，那妹子的脸倏然变成了一朵桃花。灿然一笑间，她的脸顿时变得像一颗熟透了的樱桃，那浓浓的红红的醅醅汁酱顷刻之间似乎就要滴落下来。爸爸心怦然而动。唱得更卖劲了：

叫声冤家回头看，
你知道还是不知道？

那妹子被爸爸磁性的号子声粘住了，情不自禁走进石厂里，离爸爸不远不近地蹲着，两只手托着下巴，忘情地听着，爸爸有了崇拜者，唱号子更是不屈不挠了：

问你嫁到哪里去？
嫁个男人学狗叫……

一个唱号子，一个听号子，这幅图画让路过石厂的刘媒婆看见了。刘媒婆便撮合一番，成就了一段姻缘，那个妹子

后来便成了我的妈妈。

二 大花轿

在我们老家，凡是女人出嫁，都得以是否坐过花轿为准。坐了花轿的便称为明媒正娶，而没有坐过花轿的女人大多有三种：一是在娘家曾有过不轨行为，已经未婚生孕而带子出嫁的；二是曾经嫁过人，后因夫死或被夫家休回的，便不能坐花轿；三是身为婢女，由主人赐与某人为妻的，也不能坐花轿。这三种人便被视为非正媒所娶，故过门后仍有一种低人三分的感觉。外公很看重女儿出嫁坐花轿一事，他认为，只有坐了大花轿的婚姻，才是特别稳定的婚姻。经刘媒婆一番苦心说和，我的爸爸和妈妈的婚事算是说成了，从此便没有任何反悔，爸爸这一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，而妈妈那一方却提出了一个极为苛刻的要求，出嫁时一定得坐大花轿！这个具体的要求是外公提出来的，外公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输光了，现在惟一能抓住的，就是让自己的女儿出嫁时认真地坐一回大花轿。出嫁要坐大花轿，这无疑是给爸爸这边出了一道特大的难题：自解放以来，女人出嫁几乎都是走路上婆家，很难看到坐着大花轿出嫁的女人！一切过去的旧风俗都被破除了，女人出嫁不再坐花轿是女人获得解放的一种标志。而外公提出的坐花轿肯定是一种无理取闹，现在这个年辰，到哪里去寻找花轿？那些抬轿子的人早已随着革命的滚滚历史潮流而灰飞烟灭了，大花轿也随波逐浪一去不复返了。可外公却以他惊人的固执宣称：“我的女娃子出嫁，